

黑手

贾曾鸣 著

群众出版社



黑手

贾曾鸣著

群众出版社

(京)新登字093号

黑 手
贾雷鸣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通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138千字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1026-7/I·361 定价： 4.00 元

印数： 0001-4000册

目 录

引 子.....	(1)
一、主棺被盗.....	(6)
二、尸骨之谜.....	(12)
三、香港密谋.....	(19)
四、石磬横祸.....	(36)
五、天罗地网.....	(47)
六、职称诱惑.....	(59)
七、罪恶交易.....	(75)
八、寻迹觅踪.....	(81)
九、讨价还价.....	(84)
十、祸起萧墙.....	(90)
十一、棕色提包.....	(93)
十二、唐宫舞厅.....	(101)
十三、跟踪追击.....	(107)
十四、村长病了.....	(117)
十五、顺藤摸瓜.....	(122)
十六、深山斗智.....	(134)
十七、智清法师.....	(144)
十八、诡秘接头.....	(152)
十九、《喋血》剧组.....	(162)
二十、押车民工.....	(171)
二十一、完璧归赵.....	(182)
尾 声.....	(198)

引 子

1986年5月2日，全国几十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同时播出的一条重要新闻，使陕西省凤翔县的知名度瞬间遍及全球。全世界每个角落都有人以不同的心态和目的，急切关注着中国西北部的这个小县。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国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发掘十年的秦公一号大墓今天开始启椁……”

人民日报：“陕西凤翔考古新发现，揭开秦国奴隶制之谜。”

陕西日报：“我国迄今发掘的最大古墓葬秦公一号大墓开始启椁。”

台湾报纸：“对全中国来说，这是揭开春秋战国时代古历史的一件不朽的大事！”

……

世界各国新闻机构的敏感的驻华记者争相把聚焦点对准了凤翔县秦雍城遗址。这里，将揭开中国历史上久争不决、久辩难明的历史之谜。

公元前770年，周天子平王东迁洛邑，秦襄公亲率甲兵护送，周天子褒奖其功，封秦襄公为诸侯，赐雍城（今陕西

省凤翔县)为秦的采邑之地。从“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67年)初居大郑宫”开始,在其后的294年里,秦国有十九位国君在这里拓展经营,创造了“扩地千里,益国十二,遂霸西戎”的历史局面,这才有了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定四海为一尊”的伟业。

雍城是秦的发祥地,因此,秦都后来虽两次迁移,但千古一帝秦始皇登基时,仍从都城咸阳趋回雍城,拜谒祭祀,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加冕大典。

可见雍城在秦人心中的地位。

雍城地下,埋着十九位尊极一方的君主,埋着古帝王的悠悠千年梦,更深埋着一部辉煌神秘的历史。

然而,要想翻阅这部历史,却实在是太困难了。从本世纪三十年代起,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们就开始在雍城的黄土地上盘桓探寻,力图找到那个强秦始祖的城垣,希冀探明秦王的幽宫冥殿,渴望能读懂“秦”这部中国历史的重要篇章,然而,却几乎无人有所建树。

解放后,人民政府确立雍城考古为社会科学的重大科研项目,于是,考古界的精兵强将们在这沉默千年的古原上开始了和地下历史的对话。

乾陵、昭陵、东陵、西陵,诸多历代帝王的陵寝,以其突兀而起的巍峨墓垒,向人们展示了帝王们生前的尊严和威仪,死后不可抗拒的威慑。于是,后人拜谒也罢,评说也罢,均可向丘而泣、视墓而论。

可是,上古时代的丧葬方式却十分奇特,不堆坟包、不植标志,葬于九泉之下,而地平如砥。为什么?

《礼记·檀弓》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也。”

先祖们崇尚博殉厚葬，却又唯恐后世掘墓，这就为在雍城找寻这些幽祖留下了重重困难。

然而，史圣司马迁体恤后人多疑难证的苦衷，言之确确地告知后人：秦公葬雍，毋庸置疑，您就拼命地挖吧！

《史记·秦本纪》载：

……

缪公(秦穆公)享国三十九年，天子致霸，葬雍。

康公享国十三年，居雍高寝，葬洵社。

桓公享国二十七年，居雍太寝，葬义里丘北。

景公享国四十年，居雍高寝，葬丘里南。

……

1976年底，陕西省考古队的“洛阳铲”(考古队用的探铲)，终于探出了一个石破天惊，古今罕见的“中”字型超级巨大墓穴。

俯瞰坦荡的雍城遗址，在中心位置，蜂窝样的钻孔，清晰地勾勒出一个巨大的“中”字轮廓：

墓室长59.4米，东宽38.54米，西宽38.7米，墓深24米，西墓道长84.5米，东墓道长156.1米。

人们不禁愕然：在这么巨大的墓穴中，是谁泰然而卧了二千多年？是谁敢给自己挖这么大的阴寝，竟比河南安阳挖掘出的我国最大的王陵——殷天子墓大十倍多。其魄力也雄，其气势也伟。这个被命名为秦公一号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成了中外史学界最关心的问题。

不知秦公一号大墓的主人挖这墓用了多少年，其后嗣回填又花去多少岁月，反正从1976年底开始，考古队员们整整挖了十年。

在第三十二层台阶上，考古队员的小铲扎在了一根硬硬的东西上，摩擦出了瘆人的声响。随着毛刷的清扫，五根手指的枯骨象蓦地从地下伸出的爪子，赫然突现在人们面前，殉葬者尸骨出现了，接着挖下去越来越多。

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上空的通讯卫星把秦公一号大墓的挖掘情况及时向世界各地传送着。黑眼睛、黄眼睛、蓝眼睛、红眼睛越瞪越大。

当殉葬者尸骨接近100具时，几乎所有的中外学者都盯住了两千多年前的一位白胡子老头——秦穆公。

这位叱咤风云的家伙，“出师则宁东夏，用贤则霸西戎，大邦服其礼，小邦畏其雄。”这么巨大的巢穴，恐怕只有他才敢有如此雄壮的气势。有关秦国的历史记载，也只有他用了177人殉葬。

《史记·秦本纪》中载：“二十九年，缪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

《诗经·秦风·黄鸟》是这样叙述这个残忍恐怖的事件的：

“交交黄鸟，止于棘。

谁从穆公？子车奄息。

维此奄息，百夫之特。

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天者，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

挖到主椁室了，殉葬尸骨清理完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主椁室以外，共挖出了184具尸骨。

可是，据《史记》记载，秦国只有穆公的殉葬人数最多，为177人，怎么这个墓穴中竟有184具尸骨？

史学家们开始了激烈争辩。

“既然殉葬者不是177人，那么墓主人就不是秦穆公，一定另有更残忍者。”

“司马迁道听途说，不负责任，或许年代久远，司马氏无从考证，仅凭口口相传的民歌，粗计为177人，实际应是184人，统计之误，在所难免。况且，穆公以前，没有这么多殉葬的，穆公之后，人殉之风衰落，秦国已进入封建社会。如果说这墓是穆公后人的，那么秦国仍是奴隶制社会，因为奴隶制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野蛮的殉葬制度，如果这样，历史就得改写，改写历史，责任重大，搞不好，是要压断脊梁的！”

不但黑头发黄皮肤，就是黄头发蓝眼睛也争得面红耳赤，唾沫星子横飞。

1986年5月2日，所有的争论都停止了，所有的争论者都把目光集中到了从古雍城传出的发掘消息上。

一、主棺被盗

卓韦站在大墓主椁室前，激动得浑身瑟瑟发抖，半生的投入，就要看到结果，使他不能自持。

别人在这里苦挖了十年，而他却是在这十年之前的十年就开始探呀，找呀，整整二十年，一个英姿勃发、风华正茂的青年，伴着这一片黄土，熬成了两鬓微霜的中年人。然而，他却从未懈怠过，从未迷惘过，他以考古工作者特有的执着、坚韧，使雍城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和伙伴们已发掘出了几个中国考古史上的“之最”。能发现“之最”，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福份啊！有些人和墓穴、古人打了一辈子交道，连自己都快成“出土文物”了，也未能轮上一个“之最”。而他们，现在已经有了：

中国已发掘的最大的古墓；

中国自西周以来殉葬人数最多的墓葬；

大墓的“木碑”是我国墓葬史上最早的实物例证。

今天，大墓就要启椁了，椁室内，主棺中，也许还会有更惊人的“之最”。

他站在二十四米深的墓底，抬头仰望巨大的朝天张开的墓口，宽厚的蓝天沉坠似地压了下来，他感到自己越来越

小，似乎被吸进了地心，被地球的旋转甩得一阵阵眩晕，又恍若置身于一个遥远苍茫的空间，历史和现实的界限象两条汇拢的河流混淆难分。他仿佛看到一队长长的人流，缓缓地 从远处的“凌阴”（春秋初期用以藏冰的石板窖）走来，旗幡招展，鼓号哀鸣，钟磬呜咽，哭声动地。队伍从幽深宽广的墓道迤迤而下，象倾泻的黑色河流，布满了墓道，直至主墓室前，哭号的人群被仗剑持戟的兵将止住，春官宗伯悲戚沉郁的 祷悼从墓沿上响起，像远远滚过沉闷的雷声。悼词颂毕，鼓乐隆隆，一尊巨大无朋的棺材被几条粗壮的绳索绑缚着，绳索绕在两根“木碑”上，此时，鼓声忽地变为一击一顿，随之，棺木像一片浓重的黑云，随声坠坠而下，訇然落入墓底，霎时，哀号骤起，凄惨如钝刀抹羊颈，撕肝裂胆，倾刻间彤云如烟，阴风四起，哀号如头断血喷，声极惨烈，又渐渐弱了下去，变为地下闷鸣，又渐渐如一丝虫鸣，终至消失。

葬仪结束了，殉葬者以各种姿式僵卧于墓穴中，大夫、公卿、士们脱去丧服，换上笑颜，向新的君主参拜恭贺去了。刚才还威仪赫赫的秦公，转眼间便成了孤鬼，冷清地独自躺在主墓室中。这个秦公，他是谁？

“是谁？”卓韦吐出长长的一口气，在心里又问了一遍。

高高的墓沿上，警卫战士的身后，照相机、摄影机、摄像机、录音机层层叠叠，再往后，是站在土堆上，将大墓围得水泄不通的十里八乡的农民。

各省都派了考古和历史专家，来观看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对学者和专家们来说，在有限的几十年研究生涯中，这样的考古盛事，是很难遇到几次的。

卓韦慢慢举起了手中的小红旗，他知道，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他似乎看到头顶上天空里的通讯卫星也睁大了眼睛。

小红旗沉缓而坚定地挥了下去，八名身材魁梧的解放军战士发力喊声“起！”，第一根沉重的樟木被抬了起来。

埋了两千多年的巨柏樟木，竟然坚硬挺实，叩之有声，围观的人们哗然了。

卓韦两眼放出异样的光彩，他紧紧盯着樟木的顶端，身体几乎僵硬了，凝视片刻，他突然惊叫一声，发狂般地扑了过去。他匍匐在泥土中，抱着樟木顶端，轻轻拂去上边沾着的泥土，忘情地端详着。

蓦地，他从地上一纵身蹦了起来，高声呼喊着“黄肠题凑！黄肠题凑！”

听到卓韦的呼喊，考古队员们呼啦一下拥了过来，站在墓沿上的几名外地来参观的专家疯了似地冲开士兵的警戒线，跌跌撞撞地向墓室冲来。

樟木两端的榫头状木心，长约七、八寸，象一排凸出的蜂巢，正是记载中的“黄肠题凑”。

据《周礼》记载：“黄肠题凑”是天子才能享用的高级樟具，按周代礼制，诸侯是不能享用的。

是哪位秦公，大胆越制、不尊周礼，敢擅用“黄肠题凑”？看来，秦欲王天下的野心，在横扫六合的始皇帝先祖们那里就已经蕴就了，“问鼎之轻重者”、窥视神器者大有人在。

这具“黄肠题凑”樟具，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最完整的。又一个“之最”。

“黄肠题凑”的发现，使秦公一号大墓的墓主更加神秘

了！

第二层椁木启完了，最后一层黄亮的巨柏椁木裸露出来了。揭开这一层，一切都一目了然。兀地，卓韦一阵惊悸，惴惴不安的情绪象一团裹满杂草的烂泥堵在了心中，不祥的预兆瞬间充满了他的感觉。他本不相信第六感官，考古工作者以实物和资料为第一性支撑，感觉是不可靠的。

但是，今天不知为什么，惶悚的情绪任他怎么也排遣不掉，压抑不住。那股情绪潮涌般，并不猛烈，但却顽强有力地一排排、一阵阵向他拱涌过来。

他清楚这情绪来自何方，他竭力控制着，不使自己抬头或旁视，以避免这股情绪左右自己，这对需要细心审慎地发现蛛丝马迹的考古工作是大忌的。然而不行，一贯善于克制情绪的卓韦，今天终于被情绪驱使，象有一根僵棍倔犟地支撑着，使他不得不抬起头来，直面触目惊心布满墓壁的盗洞，不用数，二百多个盗洞象二百多根铁杵每天都在轮番捣戳着卓韦的心。

发掘过程中，每发现一个盗洞，他的心就痛苦地抽搐一阵，每当他不得不痛苦地蹲在盗洞前丈量、观察时，就觉得洞内有只干瘦肮脏的手肆无忌惮地直伸进自己心里，疯狂残酷扯拽、蹂躏着。

今天，这几百只手同时肆虐地伸到了他的面前，舞蹈着、勾绕着。他惊恐地向四面扫视着，看到那二百多个盗洞象黑黢黢的嘴巴在狞笑，象贪婪的眼睛在窥视。他感到血压骤降、头晕目眩。他竭力使自己振作起来，并在心底拼力呼喊：不，不会，这些盗洞只通到主墓室外边！

终于，第三层椁木启完了。几千双眼睛汇成巨大的光柱，

直射主墓室，有一瞬间，人们似乎同时失明，什么也看不见，但只是那么一瞬，一切又都无可迴避，一目了然了。

象一个霹雳凌空劈下，贯通天地，贯通肝胆。一刹那间，卓韦只觉得天地倒置、天旋地转，他觉得自己整个被那凌厉的雷电击碎了，似乎周身崩裂，血浆四溅，眼前一片无边的黑浪扑天盖地地狂压了下来，在几千人倒抽凉气，同时失声喊出“啊啊——！”声中，卓韦象是被猛砍了一刀的衰朽木桩，直戳戳地倒了下去。

情况要比预料的糟得多。

揭去椁木的主墓室，象揭了盖的地窖，洞开着毫无生气的豁嘴。阳光箭一样倾射进去，和洞中的潮气混在一起，跌溅迷漫起一团腾腾白雾，白雾悠荡着、缠绕盘旋着，一缕缕、一团团慢慢散去。陡立的四壁，空荡荡的墓室，只有一些零星物件象散席的残羹样乱弃墓底。而人们挖了十年，猜测了十年，争论了十年的那位千古老人，那位生杀无度、蔑视天子、擅越周礼的秦公，却变戏法样无影无踪，人们想见的阴森恐怖、黑光闪烁、硕大无朋的主棺，藏匿似地痕迹皆无。幽暗的大墓，象跑了光的胶片，丧失了视觉的兴趣点。

神秘的秦公一号大墓的主人，全世界瞩目的一号“新闻人物”，象是随着散去的潮气悄然仙升，神秘失踪了。本指望开棺解谜，现在却揭椁陷入谜中谜。

又一个考古史上“之最”，世界上最大的空棺之谜！

大墓上下的人们都被震惊了，巨大的墓区没有一点声响，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主墓室墓壁上的二十多个盗洞上，二十多个盗洞准确地伸进了主墓室。

有人扔下手中的工具，面对墓壁抽泣着，一下子，考古

队的十几个汉子抱头失声痛哭。

难怪啊，这结局，等于宣告了十年的艰辛，换来的是没有结果的徒劳，十年中取得的成果和这个最终结局相比太渺小了。

墓沿上的人群中也传出了唏嘘声。

第二天，世界各地的通讯社纷纷发出中国秦公一号大墓穷尽土木后，墓室空空不见主棺的消息；中国的新闻媒体陷入了窘境。

蜂涌蚁聚的新闻记者们，倾刻间海潮般退去了。

热闹了好一阵的雍城遗址冷清下来了，冷清得真正成了墓地，但见黄风卷黄土。

几天后，当卓韦领着他的队员们挪着沉重的脚步，重新出现在秦公一号大墓时，警卫战士们费了好大的劲才认出满头白发，颓然衰老了十几岁的卓韦。

考古队的小铲毛刷不甘失败地默默挥动着。十几个考古队员似乎抱定了与大墓共存亡的决心，蹒曲着躯体在墓底拼命。

二、尸骨之谜

苍天不冥，卓韦他们的工作，在眼见走入死胡同，连他们自己也信心不足，感到山穷水尽之时，转机突现。

那是一个晴日的午后，考古队一名队员的小铲在墓壁坍塌的泥土下忽地触到一件硬物，发出了纤微的金属磨擦之声。在深深的墓底，这一丝声响不亚于钢鞭挥动的鸣响，在每个人耳旁嘶鸣。职业的敏感，使他们立即感到精神亢奋，如同孱弱的病人突然获取了巨大的热量。

一套精美的编钟，在夜岚初上时被清理出来了。这一夜，他们围坐在墓底，抚摸着编钟，仿佛有了新生之感。

几天后，他们又在墓底泥土中找到了二十多件石磬，擦洗掉泥土后，这些石磬显出了淡雅晶莹的色泽，稍一叩动，其声清悠。更令他们激动不已的是，石磬上刻有大篆文字，颇似珍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石鼓文。

这接连的巨大进展，使考古队士气大振，把他们从沉闷衰颓中彻底解救了出来。

成功与失败总是紧紧依偎着的，许多事，当你无力再迈出最困难的一步时，往往是到了功亏一篑和功成名就两者的极致。迈出这一步或停下脚来将是大成功或大失败两种相悖

不容的结局。

1986年6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墓坑内热浪蒸腾。考古队员们象置身在炉膛内似地被烧得头昏脑胀，他们张大嘴喘着气，仔细用毛刷轻轻清理着主墓室最后一层坍塌的泥土。坍土清理完了，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墓东椁室有一片黑油油的泥土泛起柔弱的浮光。这种油质泥土，是典型的肉体腐烂后浸泡的土质。

这墓室中不可能有其他动物牲畜死在里面，那么，只能是人！殉葬者是没有资格死在主椁室的。难道真是那个老头儿？大家盯着那片泥土，竟不敢往下想，真怕思维的运动会发出声响，惊醒了睡死在泥土中的幽灵，又一阵风似地不见了踪影。

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目不转睛地凝神注视着卓韦的动作。卓韦来回刷扫的毛刷，牵引着每个人的神经。

终于，像照片显影似地，一块较为完整的下颚骨，部分腿骨、股骨，几块棺木残片由模糊变为清晰。

考古队员们轻轻地将尸骨、棺木放入加垫衬的木盒中，贴上编号标签。看看再也找不出什么了，卓韦长长地呼出憋了半天的气，凝视着神色紧张的队员们。

好久，考古队一位老队员才试探着说：“是，是那个怪老头？”

卓韦热泪横流，泣不成声。他五指插进稀疏的发间，轻轻一抓，几根银白的头发夹在指缝间被带了出来。他泪眼朦胧地看着在阳光照射下闪亮的银丝，哽咽地说：“是他，一定是他！”

所有的考古队员都盯着卓韦手中的发丝流泪了。